

马克思与海涅二三事

——为纪念海涅诞生 200 周年而作

程代熙

马克思一生热爱海涅,甚至就是在诗人晚年,做了蠢事,在政治上陷马克思于极不利的地位时,马克思对海涅仍厚爱如昔。

马克思和海涅是在 1843 年 12 月,经由卢格的介绍相识于巴黎的。那时马克思 25 岁,海涅 44 岁。但是,早在这之前,海涅已经是马克思心仪已久的诗人。从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来看,马克思在 1837 年,也就是在他 19 岁的时候,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里,就引用了海涅《世界》一诗的诗句。在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的著作里,曾经多次引用海涅的诗,或者在于表明对海涅诗的评价,或者在于用海涅的诗来表明他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谈到海涅的诗的语言时,曾这样写道:“精致的文学始于海涅;它的使命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在诗歌中已经作到了。至于散文则比已往任何时候还坏。”

马克思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一文里,就引用了海涅《冬天——一个德国的童话》的诗句,来表明他完全同意海涅对德国当时现实的看法:“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而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同诗人一起高呼:

这正是我的祖国的空气!

我的脸颊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粪土,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污泥!

马克思和海涅在巴黎相识之后,就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他们经常相互走访,一起谈诗,共享诗兴的欢乐。海涅还将他的新作送给马克思,并向这位年纪小他很多,但却有很高诗才的至交征询意见。这时,马克思就成了海涅新作的第一个读者和评判者。艾里奥诺娜就这样写道:“有时海涅天天来找马克思,给他念他的诗和听取意见。海涅和马克思为了一首八行的小诗,也要无数次地进行推敲,总要对某一个词不断进行讨论。”梅林在他的《海涅评传》里也写道,“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海涅的讽刺诗达到了一种使之在世界文学中永远具有突出地位的高度,这里肯定也有马克思的一份功劳”。例如,海涅的名篇《西里西亚织工之歌》,马克思就明显地起了有益的影响。

有人把马克思和海涅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比喻为“神交”。这是毫不过分的。举一个例子来说,1844 年 9 月间,海涅患了严重

的眼疾,他写信给马克思说,“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我现在不能把我手写的再读一遍。不过,只消有一个符号就可以使我们相互完全了解了。”他们之间真称得上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创办了《前进报》。这张报纸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了。海涅曾在1844年9月21日将他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清样从汉堡寄给马克思,并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这是唯一的一封被保存下来的海涅给马克思的信)。海涅在信里写道:“我的书排好了,不过要在十天到十四天以后才在这里问世,以免一下子喧嚷起来。政治栏的校样,即上面有我的一首重要诗作的校样,今天我把它当作印刷品寄给您,我抱有三重目的。第一,您可以拿它们来消遣一下;第二,您可以在德国报刊上立刻开始赞扬这本书;第三,如果您认为适当的话,可以把新的诗作中最好的东西全部发表在《前进报》上。”末了,海涅还要求马克思在《前进报》上给他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撰写一篇序文。

1845年1月,法国当局屈从于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压力,将《前进报》的同仁逐出巴黎。马克思被迫流亡到布鲁塞尔。

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给海涅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我要离别的人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难舍难分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 * *

在上世纪30—40年代,德国文坛上并不曾有个所谓的“青年德意志”文学流派,因此,海涅也就不是这个文学流派的成员。

“青年德意志”这个称谓是普鲁士当局定

的。1835年12月10日,德意志联邦议会通过了一个决定,把海涅、卡尔·谷兹科夫、亨·劳伯、鲁·维因巴尔克及特·蒙特等都列入了“青年德意志”作家之列。并称尔后不得出版他们的作品,也不许报刊上宣传、评论他们的作品。所以,梅林说,这纸联邦议会决议就成了“青年德意志”的出生证。但是,话还得说回来,虽然并不存在一个“青年德意志”派,然而,上述那些作家(海涅除外)在思想上是相近的,如主张实行社会改革,要求冲破教会和陈规旧习的束缚,还主张妇女解放等。他们还把路·白尔尼看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守护神。

1846年,海涅的《论路德维希·白尔尼》一书问世,上述那班“青年德意志”作家认为是对他们精神领袖的大不敬,于是对海涅群起而攻之。

大约在1844年,白尔尼的信徒谷兹科夫将其生前留下的一些书简编成了一部《白尔尼书信集》,并付梓面世。书末还收入了谷兹科夫写的一篇后记。这本书对海涅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个人攻击。

约在1846年4月5日,马克思给海涅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几天,我偶然发现一本诽谤您的渺小作品——白尔尼遗留下来的书信集。如果不是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我决不会想到白尔尼会这样愚蠢,狭隘和无聊。而谷兹科夫的后记等等更是贫乏的拙劣之作!我将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写一篇详细的评论,介绍您评白尔尼的那本书。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少见的,而在德国的任何时期粗暴的例子却是屡见不鲜的。

关于您的这本著作,也许您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我,如果是这样,

就请快一些。

但是,由于马克思始终未能腾出手来,所以他打算写的评论海涅著作的文章,没有写出来。这之后,马克思还多次打算写一篇评论海涅创作的文章的愿望,也因种种始料不及的原因,未能付诸实现。海涅去世后不久,马克思在 1856 年 9 月 26 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还谈到他要写一篇谈海涅的文章。他的这个愿意,到底也未能实现。

在白尔尼和他的门徒围攻海涅时,马克思是站在海涅一边的。由于马克思的文章未能写出来,因此,我们也就无从知道马克思要为海涅辩护的是什么。

下面,我们想从白尔尼和海涅的思想冲突中,来探索马克思和海涅对社会问题的观点: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 19 世纪 30 年代的七月革命,在德国的思想界都产生了很大的但又各不相同的影响。例如白尔尼和海涅都接受了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在他们的思想表现上,却是相互对立的。

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有理论(思想准备),而且有行动(实践)。但是,法国革命思想经德国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入德国后,却被变成了一些抽象的政治口号,或者形而上的思辨理论。白尔尼就是这种思潮的一个代表。他高喊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却完全不顾德国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例如,他认为只消把共和制搬到德国来(但他不谈如何“搬”的问题),德国的一切社会弊端就将立刻化为乌有。正如梅林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白尔尼是德国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典型,他“面对专制主义的直接压力,只会用拳头撞桌子,而对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却毫无所知”。海涅则不同,“他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如饥似渴地扑向社

会主义学说,把它当作精神生活的一股新源泉”。

海涅在 1833 年(他是在 1831 年开始在巴黎生活的)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谈了他对德国现实的看法:“这些问题既不涉及形式或个人,也不涉及建立共和国或者限制君主政体,而是关系到人民的物质利益。只要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得不用天国的宗教来自我安慰,那么迄今为止的唯灵主义宗教便始终是灵验的,必要的。但是,自从工业和经济的进步使人类有可能摆脱其物质的贫困,有可能在地球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从此以后——您理解我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告诉人们,他们将来每天可以吃牛肉而不吃土豆,将少干活,多跳舞,他们是会理解我们的。”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对德国国家前途问题的着眼点,对海涅来说,关键不在于自己的言论有无“革命的外衣”,不在于激进或不激进,而在于是否对德国的现实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正是白尔尼和海涅的思想分歧的所在。白尔尼张扬的是抽象的,或者说纯粹的、思辨的“政治”革命,海涅崇尚的是社会革命。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还有恩格斯)支持海涅对白尔尼的批评。

所以,海涅很讨厌那帮光爱讲漂亮话的德国自由派和新民主派中的人,并常在诗歌中对他们加以鞭挞和揭露。例如,阿·卢格。此君曾与马克思合作编辑过《德法年鉴》,但不久就投入敌对的政治阵营,成了一个可憎的俾斯麦分子。海涅看透了卢格的这种极左(激进)的面目,指出他实乃最庸俗、最市侩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写道,“卢格是一介俗物,有一次,他在镜子面前把自己照来照去,他承认阿波罗毕竟还是比他漂亮些。他很想把自由藏在自己的心里,可是自由并不愿钻到了

他的身体里去……”。海涅的这种撕下假面具,用以揭露两面派人物的丑恶嘴脸的手法,就深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许。

* * *

海涅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家庭,亦如梅林所说的,“不属于犹太人当中文化程度很高的名门望族”。^①他童年时期,莱茵地区曾一度为拿破仑所统治。这种异国的统治(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解除了套在德国犹太民族身上的耻辱的枷锁”(封建帝国的枷锁)。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海涅较早地呼吸到了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气息。他年轻时,对拿破仑以及对后来的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都曾表示过热情的欢迎。他在1830年8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准确些说,是在欢呼:“……我是革命(按: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笔者)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母亲曾在这些武器上念过祝福的符咒……鲜花,鲜花!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战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上,焚毁宫殿,照亮茅舍……话语,犹如闪亮的投枪,嗖嗖地直飞九天云霄,击中那些潜入至圣至神之地的虔诚的伪善者。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

这时的海涅已不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而是已过“而立之年”(31岁)的,并且是德国文坛上颇有一些名气的浪漫诗人。

海涅一生都是在经济相当拮据的状况下度过的。他上大学的学费的生活费是靠叔父的接济,大学毕业以后,他依然不能自立,还得靠叔父所罗门·海涅支付的年金打发日子。由于经济生活的不稳定,他在定居巴黎期间,接受了法国右翼政府提供的救济金(每年4800法郎)。这件事,当时外界并不知晓。

1848年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普政府公布了向七月王朝领取生活津贴的名单,其中就有诗人海涅的名字。于是舆论哗然。特别是德国《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伙人,大肆攻击海涅,说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使卧病在床的海涅显得十分被动。

关于这件事,海涅曾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从基佐内阁接受救济金并不是贡品,它是法国人民给予数千个外国人的慷慨周济,这些外国人由于热心于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而光荣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于是在法兰西殷勤好客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②

1854年(海涅病逝前两年),海涅在他的《吕提斯》第2部的《回顾过去的話》中,再一次解释道: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同胞当中有许多人,包括最坚定和最聪明的马克思博士在内,都来询问我,对于《总汇报》上那篇诽谤的文章表示愤慨,并且劝我不作任何片言只语的答复,因为他们已经在德国各个报纸上说明。我当然接受了这笔津贴,目的是在于使我能够更积极地帮助那些比我处境更苦的同胞。不仅《新莱茵报》原先的编辑,而且还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的总参谋部的成员都向我讲过同样的话。^③

海涅的这番解释,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好像他接受基佐政府的津贴一事,马克思不仅早就知道,还支持海涅的所为。海涅是马克思的至友,还与共产主义同盟(即他说的“总参谋部”)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置于被攻击的地位,在政治上对马克思极为不利。

马克思考虑到海涅的病体,他没有公开说明事实的真相,只是在1855年1月17日

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顺便讲道：“好心的海涅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⑭

海涅接受法国政府救济金一事，在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报纸上披露后，虽然他曾一再进行自我辩解，但他的内心还是感到痛苦。新闻记者亚历山大·魏尔（Alexander Weill）在1883年出版的《对海涅的亲切回忆》里，也写到这一点。他说海涅为了免受到世人的责备，曾一再对人表白：“我没有写过一行违背自己感情和信念的东西”。^⑮海涅在遗嘱里还表示要“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马克思对海涅思想上的弱点，也多少有些了解。他知道海涅不仅忍受不了贫困，也忍受不了肉体上的痛苦。他曾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坦陈道：“他不想把自己抓伤，我的脚承受不住脚镣，如像魏特林脚上戴的那样”。^⑯海涅说，他曾经见过魏特林脚上的伤痕。所以马克思对海涅始终持原谅的态度。甚至就是在1848年海涅接受法国政府救济金一事被公诸于报端之后，马克思在1849年夏天，在海涅情绪极坏的时候，还到巴黎去看望病中的海涅。在海涅逝世后不久，马克思在1856年9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还表示“我还应当写点关于海涅的东西”。^⑰

* * *

记载马克思和海涅之间友谊的那些文字材料，读来委实感人至深。有些人说，马克思和他创立的那门学说，是见物不见人的，至少也是把人放在很次要地位的。于是他们就扬起批判马克思及其“主义”的旗帜。其实，在大千世界里，抽象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而

凡存在的人，都是各色各样，具体而微的。对于这各色各样的人，马克思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对所生活的社会所起的不同作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马克思就视其若寇仇；而对与历史潮流同步，甚或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他就视为志同道合者，视为至友。这就是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人的问题上所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海涅是德国人民的诗人，是德国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儿子。他用诗歌作武器，同德国社会的一切恶势力作殊死的斗争。马克思同他的友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友谊是那样的牢固，那样的感人，那样的令人羡慕和那样地传之久远……。

作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大病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25—326页。

参见《海涅文集》前言。

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3页。

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6页。

同上。

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6页。

参见《海涅十卷集文集》，俄文版，第9卷第164页。

⑪梅林：《论文学》第146页。

⑫参见梅林：《论文学》，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⑭《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14页。

⑮参见亚·魏尔：《对海涅的亲切回忆》，德文版，第134页注文。

⑯见《海涅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170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72页。

（责任编辑 有耕）